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隋文卷十五

烏碑嚴可均校輯

許善心

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陳衍時廟享子爲王府法曹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禎明中奉使聘隋拘畱不遣及陳亡拜通直散騎常侍直門下省授虞部侍郎除祕書丞仁壽初攝黃門侍郎尋加攝太常少卿煬帝卽位轉禮部侍郎呂忤字文述左遷給事郎攝左翊衛長史從征遼東授建節尉尋加朝散大夫攝左親衛武賁郎將授通議大夫江都之變爲宇文化及所害越王侗稱制贈左光祿大夫高陽縣公謚曰文節有方物志二十卷符瑞記十卷

奏駁皇后屬車乘數

謹案周禮后備六服并設五輶采章之數竝與王同屬車之制不

應獨異。又宋孝建時議定興輦，天子屬車十有二乘至大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后副車未有定式詔下禮官議正其數博士王燮之議鄭玄云后象王立六宮亦正寢一而燕寢五推其所立每與王同謂十二乘通關爲允宋帝從之遂爲後式今請依乘輿不須差降隋書禮儀志五皇后屬車三十六乘初字文愷閣賦奏定請減乘輿之半禮部侍郎許善心奏駁云云制曰可

七廟議

謹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爲五周呂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爲七廟王肅注禮記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王肅已爲天子七廟是通百

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爲七廟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高帝之廟各立無迭殿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曰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爲五廟唯劉歆曰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召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毀爲數也是召班固稱考論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卽位建高廟于洛陽乃立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召待後代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召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于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于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卽位之後增祠

五世祖相國豫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于六廟建身歿主升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違舊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于禘祫俱合食于太祖是㠯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嘗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㠯來因循不變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神武應期受命開基垂統聖嗣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公襲異趣時王所制可㠯垂法自歷代㠯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校㠯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蘊總貫皇玉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之後爲不毀之法至于鑾駕親奉申孝享于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于羣王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案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冢人處職而言之先王居

中、召昭穆爲左右、阮忱撰禮圖亦從此議。漢京諸廟旣遠、又不序
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采、謹詳立別圖、附
之議末。隋書禮儀志二大業元年楊帝欲遵周法著立七廟詔有司詳定其禮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與博士褚亮等議詔可又略見通典四十七

宇文述役兵議

述于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于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
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
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舍。隋書許善心傳

對詔問太子朝謁著遠遊冠

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請服袞冕。常問給事郎許善心曰：太
子朝謁著遠遊冠有何典故？對曰：晉令皇太子給五時朝服遠遊
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議儀注。儀曹郎丘伸起讓案周禮公自袞冕
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伏尋古之公侯尚得服

袞召入朝見況皇太子儲副之尊謂宜式遵盛典服袞朝賀兼左
丞陸澄議服冕召朝實著經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後漢始備古章
魏晉召來非祀宗廟不欲令臣下服于袞冕位爲公者必加侍官
故太子入朝因亦不著但承天作副禮絕羣后宜遵前王之令典
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請服冕自宋召下始定此儀至梁簡文
之爲太子嫌于上逼還冠遠遊下及于陳皆依此法後周之時亦
言服袞入朝至于閻皇復遵魏晉故事臣爲袞冕之服章玉雖差
一日而觀頗欲相類臣子之道義無上逼授晉武帝太始三年詔
太宰安平王孚著侍內之服四年又賜趙燕樂安王等散騎常侍
之服自斯召後台鼎貴臣竝加貂璫武弁故皇太子遂著遠遊冠
謙不遙尊于理爲允隋書禮志七

梁史序傳論述

譏案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召正時坤載厚生品

物于焉備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樹之君長
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上天之眷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
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
之也一致革命剏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
農㠯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㠯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釐
具訓誥及典謨貫昴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辯方正位論時訓功
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擣杌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
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
相公但稱百谷之王竚㠯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
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爲盛受命在于一君繼統傳乎四主
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座拯百
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于不殺濟大忍于無刑蕩蕩

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頤羯胡侵洛拂騰碣
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有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準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呂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諱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荷新構北史作北史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征方願油北史克荷新索采訪明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遊棲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如呂肅瑣涼能孤陋末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少致

此書延時未卽成續。祐明二年，至臺郎入聘，值本邑論覆他鄉，播
遺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轍。家史舊著
在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竚缺落失次，自入京日來，隨見
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
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
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
卷，數術傳一卷，簪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烈女傳一
卷，權幸傳一卷，猖賊傳二卷，遜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紋傳論述
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不稱北史_{下稱}。隋書許善心傳，
竚善心補闕，別爲敘論一篇，託于敘傳之末。北史八十三

神雀頌

并序

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
時所召。生殺川流，岳立萬物。于是裁成出震，乘辭之君。紀鳳司鳩，

隋書作紀

之后玉鍾玉斗而降金版金縢自傳竝陶冶性靈含煦

鳳司鳳

動植眇玄珠于赤水寂明鏡于

隋書作平臺莫不景福氤氳嘉貺

集馳聲南薰越響雲韶

我皇帝之君臨闢大方抗太極負鳳邸

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馬

唉鈴啟閉括地復夏截海

翦商就望體其尊

升降

隋書作滅昌其會綿區沃宇遐至邇安騰實飛

聲直暢佈施無體之禮咸備布政之宮

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

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孚民心爲百姓

月接日浴熱坂寒門吹

鱗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

解辭請隸削衽承風豈止呼韓北揚

遠頌

隋書作頤勒狼居之岫熄惄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不愛道

地蠹侵寶川岳展異幽顯效靈狎素游頽園膏滋礪

半景青赤孳

歷虧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

升隆之化如彼而登

封盛典雲亭佇白檢之儀政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定

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茲乎七十

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賁玄應時昭白爵呈鐵象

隋書作象

之奇赤

雀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曹植嘉雀之篇棲庭集

牖未若干飛武帳來賀文饗刷采青蒲將翱赤廁玉几朝御取翫

軒櫳之間金門旦開旛畱羣翟之鑒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召冥

微得之茲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呂玄枵會節玄英統時至尊未明

求衣晨興于含章之殿爰有瑞雀朝翔而下載行載止當展寧而

徐前來集來儀乘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聖主之休徵雀者辭

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

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集昔漢集泰畤之殿

魏下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東平之府竝有觀迴瞻事陋

人微奚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剝胎剖卵則鸞鳳馴鳴不灑浸焚原

則螭龍盤婉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潛浮育德

臣而奉綸綺垂示休祥預承嘉寘不勝榮躍李虔僻處西士陸機

少長東隅微臣慙于往賢。逢時盛乎曩代。輒竭庸瑣。敢獻頌云。

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玄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沿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祿大定。於鑠我君。武義乃武。文教惟文。橫塞宇宙。旁疑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薰。煥發王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祕。河漿孕寶。黑羽升壇。青麟伏阜。丹鳥流火。白雉從風。棲阿德劭。鳴岐祚隆。未如神雀。近賈王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圓獻赤。荀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瑞迹。化玉黼辰銜環。陞轂上天之命。明神所格。綏應在旃。伊臣頌焉。永緝丹素。方流管

隋書許善心傳文
英華七百七十八

絃。頌歌不足。蹈舞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

袁充

充字德符。陳郡陽夏人。寓居丹陽。梁司空昂孫。仕陳。歷祕書郎。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入隋。歷蒙鄆二州司馬。領太史令。大業中。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

書少監趙拜祕書令江都之變爲宇文化及所害年七十五

日景漸長表

隋興已後日景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景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景長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景一尺四十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景一尺四寸五分其十八年冬至陰雲不測元年十七年十八年夏至亦陰雲不測周官呂土圭之法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景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景短于舊五分十七年冬至之景短于舊二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呂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呂麻數推之開皇呂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俱近謹案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天

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霸

代日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近古希有

隋書天文

志上又見袁充博

又北史七十四

推文帝本命表

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于本命行年生月生
日益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
麻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竝同明
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策永永無窮

隋書袁充博

上燭帝星瑞表

臣聞皇天輔德皇天福謙七政斯榮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綠圖
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臣百姓爲心匪臣一人受慶先天罔
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臣初膺寶麻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
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勣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

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
年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土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
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
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頗有
雨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敗。其
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份內。
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金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
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
月營。破其撞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互北方。
突厥將亡之應也。依戡城錄。河南洛陽。竝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
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
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于
東穢。沈五狄于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隋書袁充傳又

上言煬帝年命

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卽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其年卽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召來凡經八上元其閒縣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辰數竝得符同唐堯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竝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隋書袁充傳煬帝初卽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上言又見北史七十四

毛爽

爽滎陽人陳光祿大夫左驍騎將軍喜弟爲山陽太守入隋授渤海刺史百年老歸不赴官

律譜

臣衷案黃帝遣伶倫氏取竹于嶧谷聽鳳阿閼之下始造十二律焉乃致天地氣應是則數之始也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其氣已候四時其數已紀萬物云隸首作數蓋律之本也夫一百千萬億兆者引而申焉凡度量衡出其中矣故有虞氏用律和聲鄒衍改之呂定五始正朔服色亦由斯而別也夏正則人殷正則地周正則天孔子曰吾得夏時焉謂得氣數之要矣漢初興也而張蒼定律乃推五勝之法呂爲水德實因戰國官失其守後秦滅學其道浸微蒼補綴之未獲詳究及孝武創制乃置協律之官用李延年已爲都尉頗解新聲變曲未達音律之原故其服色不得而定也至于元帝自曉音律卽官京房亦達其妙因使韋玄成等雜試問房房自敘云學焦延壽用六十律相生之法呂上生下皆三生二呂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乃還相爲官宮之正法也

于後劉歆典領條奏著其始末理漸研精班氏漢志盡歆所出也司馬彪志竝房所出也至于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亦制律呂呂之候氣灰悉不飛晉光祿大夫荀勗得古銅管校夔所制長古四分方知不調事由其誤乃依周禮更造古尺用之定管聲韻始調左晉之後漸又訛謬至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宋荅梧時鑄爲橫吹然其長短厚薄大體具存臣先入栖誠學筭于祖晦問律于何承天沈研三紀頗達其妙後爲太常丞典司樂職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竝呂聞奏詔付大臣依樣制管自斯已後律又飛灰侯景之亂臣兄喜于太樂得之後陳宣帝詣荊州爲質俄遇梁元帝敗喜沒于周適欲上聞陳武帝立遂又已二十管衍爲六十律私候氣序竝有徵應至太建時喜爲吏部尚書欲呂聞奏會宣帝崩後主嗣立出喜爲永嘉內史遂畱家內貽諸子孫陳亡之際竟竝遺失今正十二管在太樂者陽下生陰始于黃鐘陰上生陽終

于中呂而一歲之氣畢于此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終于南事。六十律候畢于此矣。仲冬之月，律中黃鍾。黃鍾者，首于冬至陽之始也。應天之數而長九寸，十一月氣至，則黃鍾之律應。所占宣養六氣，緝和九德也。自此之後，竝用京房律準，長短宮徵次日而用。凡十二律各有所攝，引而申之，至于六十，亦由八卦衍而重之。已爲六十四也。相生者相變，如黃鍾之管，下生林鍾。已陽生陰，故變也。相攝者相通，如中呂之管，攝于物應。已母權子，故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附書律麻志上

陳伯禮

伯禮字用之，吳興長城人。陳文帝第十子。天嘉六年封武陵王。太建初，爲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吳興太守坐貪暴免。陳亡入隋，天業中爲散騎侍郎，臨洮太守。

借鑑啓

伯禮啓明願問訊兄前許借介鑑今進請受願付今使仰干悚息謹啓

消化闇帖四

陳伯智

伯智字策之伯禮第十二弟太建中封永陽王歷侍中明威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出爲使持節都督東揚豐二州諸軍事平東將軍領會稽內史至德中徵拜侍中翊左將軍加特進陳亡入隋大業中爲岐州司馬遷國子司業

與釋智顥手書

秋氣淒冷願安樂行耳弟子寡末未能治道願欲延風方憑開道今遣左右陳文強往悉其一二弟子陳伯智和南八月十日釋藏起字

一號國清

第二書

弟子少奉正真長而彌篤州中事隙時得用心但至止召來實有
欽曉前書要師出鎮講說未辱還告良已鬱陶佇聽之情不忘瞬
息重遣今信必望翻然學徒多少竝希攜帶故前有白尋勒人船
所遲來儀會言在促弟子陳伯智和南同上

第三書

使人山返仰具高懷域誠不果更深爲恨本知山水得性爲物忘
懷復須安忍今遣迎接佇望光臨弟子陳伯智和南高麗昆布人
參等遠云是物陋返仄同上

又與釋智顥手書

靜惠和南更雪寒重願禮懶不迺仰疲弟子眩悅無理真觀法師
願得入山攝慮禪寂今日彼書仰呈裴公又正東裴待小晴通便
當就路但觀公非唯義解又誦法華旣朗慧燈方澄定水仰惟闍
黎德侔安遠道邁光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于將墜古敍

昏蒙顯慧日之餘光，用拯澆俗。兼孔山陰捨良田，召供耕墾。姚寶安捨淨財，召給菹菜禪堂。行就修緝糧廩，不虛闐無諸善因緣。亦各隨喜。弟子劣薄，竭誠供養，願勿召資。辭繼意徒眾爲憂，憑茲福業，庶遭煩勞。藉此熏修，冀荷冥祐。弟子陳靜惠和南釋藏起字二號國清百錄，
二又綏字口號續高僧智顥傳有九句

解講疏

菩薩戒弟子陳靜智楷首和南。下方常住三寶，幽顯冥空，現前凡聖，伏惟法王法力，憫三界之顛愚，無漏無爲，開一乘之奧典。漢宗絕稱，仰蓮華召立名，實智難思。借寶珠而論理，殷勤宏接。始則大事因緣，指掌言提，終令小乘解悟，接須彌，擲世界，未足爲難。開祕密，導蒼生，斯爲勿易。天台顯闡梨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離、無生之忍。現前仰屈來儀，闡揚極教，高軒層殿，廣闢齊宮。聖眾雲集，仙羣霧委，俱奉傳燈之耀，共挹懸河之流。法鉢忻慶，神祇

踊躍弟子飄蕩業風沈淪愛水雖餐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
悅終懷散動之慮但日輪馳猶戒和之轡不留月鏡臨軒嬌娥之
影難駐適啓金函便收寶幘法輪輶輶普讚頌之說何期清楚停音
魚山之唱方息有離有合、矜息奚言愛法敬法游漫無已謹于今
月十三日解講功德仰設法會并度人出家又觀音菩薩法身大
士拯危拔難利益人天奉迎靈儀卽日鎔鑄用斯福善上資清廟
聖靈又奉爲卽日至尊願御膳勝常安德宮太后菩薩授興納豫
皇太子起居萬福諸王諸王咸保嘉慶末及弟子自身并息謐等
内外眷屬一切因緣壽命長遠身心快樂唯願顯揚三寶通達五
乘戒與秋月俱明禪與春池共潔生生世世與閻梨及講眾黑白
見聞覺知恆結善友極將濟廣還同智積奉智勝如來便似築玉
觀雷音種覺或見生安樂世界或處兜率天宮俱蕩三乘行俱向
一乘道恆沙菩薩爲等伴恆沙國土爲佛事得法自在得心自在

同修七覺分、同趣三菩提。虛空有邊，此願無盡。仰希幽顯證明法
界怨親，同入頤海，迴向薩雲。若爲無所得故。釋載起字一號國清
高僧傳百錄一又縵字口號

載有二十三句

疏

熱甚，汝習讀爲勞吾疾劣遣不具。伯智疏。

清化閣
帖一

寒嚴比氣力何似。僕疾劣甚，情想遇今信旨此不多。陳伯智疏。

同上

陳叔懷

叔懷未詳。陳書無其人，閣帖釋文題爲長沙王。叔懷未知何據。
宣帝第兩子叔堅、太建元年封長沙王。當至荊州刺
史中軍大將軍。陳亡入隋，更名叔賢，大業中爲遂寧太子，無叔懷者也。姑錄之俟考。

帖

云須微，吾旣不可。此行極是園中梅始發，旣無工力治未花之與
微，今付此不多。叔懷答自足，何用此花。淳化閣
帖一

陳叔文

叔文字子才，陳宣帝第十二子。太建七年封晉熙王。授侍中散騎常侍宣惠將軍。進輕車將軍揚州刺史。後主卽位，遷持節江州刺史。徙信威將軍湘州刺史。陳亡入隋，授開府，拜宜州刺史上文帝表。

昔在江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

陳書晉熙王叔文傳

致書秦王請降。

竊呂天無二日，晦明之序不差。土無二王，尊卑之位乃別。今車書混壹，文軌大同，敢披丹款，申其屈膝。陳書晉熙王叔文傳隋行軍巴州刺史畢寶等
請降致書于秦王

陳淵

淵史作渢字承源，陳後主第四子。至德初封始安王，拜軍師將軍揚州刺史。煩明二年立爲皇太子。陳亡入隋，大業中爲枹罕太守。唐武德初爲祕書丞，卒官。

請釋智顥爲戒師書

陳淵

淵和南仰惟化道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級引天人昭燭光輝
託迹朋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上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
日翹心七淨渴仰四依庶三自之歸可弘五戒之法永固竊尋內
外兩乘大小二敎重道尊師由來尚矣伏希俯從所請世世結緣
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月十五日于崇正殿設千僧法會奉請爲
菩薩戒師謹遣主書劉璿略申誠款殊未宣悉弟子淵和南正月
十二日釋藏起字一號

賜進士出身高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盧思道

思道字子行小字釋奴范陽涿人魏祕書監淵孫師事邢子才齊天保中爲司空行參軍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後坐事出爲丞相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免後主時爲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入周授儀同三司去職後除掌敎學士遷武陽太守隋初去職起爲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有集三十卷

納涼賦

祝融司方朱明届序氣乃初伏節惟徂暑積歎蒸于簾櫳流煩溽于園籞陽風淟其長扇火雲赫而四舉爾乃警六御案三條擊穿鼓吟鳳簫雲車錯轂麟馬齊鏽入坐至宮之巒嶠登仙觀之峩峨引

雄風于洞穴、承清露于丹霄、動颺飄于翠帳、散霏微于綺幕、初學記三

孤鴻賦

并序

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質疏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紲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邊、沃野彌望、器務既屏、魚鳥爲鄰、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貞之于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于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塞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淳樞也、平子賦曰：南窯衡陽、遙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鵠鷺已降、罕見其儔、而鎩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粧粹、難鷺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

自慰云其詞曰

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絲邈犯霜露之溟濛驚絃魚之密網畏落雁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分夷司月乃遙集于寒門遂輕舉于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旣嘯儔于淮浦亦弄吭于江湄塵赤霄呂凌厲乘丹氣之威夷迴商飄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翮整翰羣浮侷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俟旭歷江湖之青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鄉隣隣而相續絜齊國之冰紝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沅水宿避暑言歸絕漠雲飛望玄鵠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廓蹈迹重圓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靡軀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柄託池蘋稻梁爲惠

恣其容與。于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閉江海之幽情。何時驥首奮翼，上凌太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冲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羣栖，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于天壤，弗企懷。召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鳬，召同膳匪揚聲。召顯聞，監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于塘塗。齊榮辱召晏如，承君子之餘暉。隋書盧思道傳

在齊爲百官賀甘露表

竊召河榮洛變，授祉于勛華；立玉素籩，降靈于湯武。其間微禽弱草，改狀移形；夜宿朝雲，呈光動色。皆召照臨下土，發揮帝載千祀，一致隔代，同符伏惟陛下上撫天維，傍握河紀，持欽翼之小心，纂昇平之大業。萬靈翹首，應三台；召西巡，兩儀貞觀。乘六氣而東指，鄉雲旣出，還間百辟之歌。河清可俟，實弭萬人之歎。而上立乃顧，

神物薦委、飛甘灑潤。王散珠遠昔魏明仙掌、竟無靈液。漢武金盤、空望雲表。豈若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斯寶曠代祥符、前主罕遇。休矣美矣、皇哉唐設。臣等竝邀昌運、俱沐玄造、驟聞祕祉。亟覩冥睨、振鱗撫翼。空馳魚鳥之心、遽玉編金方、待云亭之后。初學記

奏大理未可除

二露五

省有駕部寺畱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爲未可。隋書盧思道傳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

爲隋檄陳文

告三江之表、僞署君臣。將帥州郡、邑落士民等。蓋聞上玄垂象、列宿拱辰、極之忠厚、載成形。百谷指滄溟之大、是日三五。日降哲王、口后遠覃聲教、大憲威靈。日月之所昭臨、俱荷亭育、舟車之所通泊、咸附象輶。我大隋積德累功、開物成務。光宅寰海、覆燭烝民。虔

夏受終，願有慙德。湯武革命，未云盡善。滄波已東，九譯請吏。玉門之右，萬里無塵。諸華冠帶之俗，肆勤南畝。皮服引弓之渠，頓領北關。內外禔福，區宇惄然。皇上坐拱巖廊，司契而已。惟夫太伯之後，實號勾吳。少康之裔，是爲於越。江界湫澗，如掌之陋。塗泥所集，瘴癘自興。自昔皇王，列壤班瑞。春秋之義，爵不過子。在晉永嘉，運北數極。司馬氏眾，無一旅播。越江濱，劉蕭已還。多歷世紀，魏氏奄一神州。置之度外，且西吞巴蜀。北據淮淝，善人君子，可占爲國。陳霸先下愚小醜，品極輿隸。屬揚部淪胥之日，幸梁人殲敗之秋。驛其姦回，妄自尊大。等蠻觸之戰爭，似鱠鮒之跳躍。毫頃昏頑，忍不義不慈。薊厥猶子，竊其僞位。蜂萬非毒，谿壑易滋。事甚楚園之纏理，切吳光之劍。國小地狹，虐用其民。坑戮俾于屠伯，芟夷過于薤比。加呂沈迷麁桀，酣酌終朝。澆灌取盡，夜呂繼晝。貨賄公行，行政刑不立疏棄良士，狎近小人。守宰蠶漁子弟，荒暴頭會箕斂杼軸。其

空災異相仍、稽盤不熟、江左黎獻戴日而徂、濟之季世、實多涼德。
江淮之間、豈爲頃有、便謂三春易求、百年可致、違卜悞諒、躡武窮
兵、吳明徹程文秀之徒、竝早經行陣、粗有風力、彼朝上下、繁昌存
立、呂梁之役、貫盈惡稔、曾未交綏、雲卷霧徹、組練塞垣、船艎喧水
顧、矚之頃、隻輪不歸、及周宣馭麻將一淮海、荆舒之民、奢侈爲怨、
聊命偏裨、拯其荼毒、長江已北、若火焚毛、是則楊越之地、爲陳孤
立卒弊壤蹙邦羸政塞乘奔無轡、譬茲非險、坐薪待燃、方此爲泰
司馬消難、切荷特私、任居連率、猜狂使酒、竊地外犇、雲瑣背恩棄
德、是信是使、引盜納姦、無媿無畏、天奪其魄、憲犯不悛、緣邊諸城
犬羊荐食、聖主召軒開萬國、屬盡九州、一隅不庭、宜置天討、爰詔
六軍分閫、受鉞西徵、秦隴之銳、北引燕代之英、五校雄兒、超乘俱
起、三河猛士、援距爭奮、虎夫萬隊、豹騎千羣、竝骨勇肉飛、風驤雲
合、慄彼江黃之眾、遏矣彭濮之民、巨艦高艤、順流東指、江都壽春

之域扼喉撫背之兵飛龍赤馬絕水南越漢后昆明未足方其訓
旅魏王玄武不能比其隸師陳呂江湖之泥短衣祝髮輕舠利舸
便習者多上迷天意下憑地險所呂舉尾支山怒臂當轍一作轔今

荆門銳卒致命前驅淮南義師賈勇競入揚舲振楫免走鳬飛然
則彼之所長我亦兼有我利涉大川匪旦伊夕江郢邇艤吳會裔
旅東西遐絕通致無由僞朝軍旅或陳誠款密使相尋蕞爾危邦
表裏攜貳兼弱攻昧今也其時扛鼎蒙輪之卒事均驅兕三禮四
義之將俛視韓白正正之旗百道俱遙竝雲移雷動大會金陵牙
旗暗山原金鼓沸天地呼吸則江漢迴流叱咤則衡疑可拔運岱
山而歷春卯引渤海而濯秋螢當不足等其銷滅譬其蒸粉覆呂
不武謬總戎律上稟廟堂之謀下資素餉之氣使張博之魂先遊
北斗呂嘉之級遠至新鄉漂櫓溺驂居然已至亂麻積莽可爲寒
心僞主若天誘其誠去危轉福眷青蓋之欲歸知蔣山之應渡銜

辟疆與觀拜手轍門則上比吳蜀之君不失公侯之寵陳之百辟卿士編戶黔庶有能深識逆順固事立功亦當服冕乘軒紓青佩紫疏爵酬庸待召不次王者之師全救爲本萬姓毫釐靡所侵軼劬求多福無待噬臍檄之所到咸共申省

文苑英華

爲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

名白一成雲雨再歷炎涼引領南望勞眷無已歲暮寒重想比勝宜擄泊水鄉無乃勤悼公居齊室家實元歎後入周耽爵窮上等富貴榮名時無與二西征南逝蓋不獲已且聖主敬于恩舊情期款到背冰之始曲憲申恩公之妻孥一無所問行李往來想空知悉陳氏背盟負約事非一緒所召妥詔大將軍翼行天罰靈旗雷埽師次江陽延首金陵但增翫注昔龐萌重獲漢主宥其深辜魏洽再歸曹王棄其大眚惜其才也今古如一醉飽之過願不自疑兼齊氏王姬宛然在室諸子陸陸如何易忘門生故吏遍于京輔

舊友密親擊鍾鼎食萬里飄然音塵不嗣眷言及此伊何可懷今元戎啓行易爲去就承眷有素敢布腹心若使雙舠浮渡三叛猶俾面首長安悔無及也

文苑英華六百八十三

勞生論

莊子曰大塊勞我召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

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吁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召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妍蚩愚智之辨天懸壤隔行己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于右地尤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有禮不諂不驕無慍無慳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慕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

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服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
冠之後濯纓受署繙鑠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
遠情淪此風波溺于倒蹠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
致嫌于管牘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強記雖瞽于焉側目
清言河濱木訥所召疚心豈徒蠱惜春槧鳴惄傷鼠相江都而永
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斬尙趙壹爲之哀歌張升
于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軼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
貝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憐淫刑呂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讖
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未葉仍值辟王斂笏升階汗流浹背苦客之
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永危若乃羊腸句注
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
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啓闢四門呂穆冕旒司契于上孽
龍佐命于下岐伯善卷恥徇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

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
鳬退飛、不虧渤海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俟南山之朝雲、肇
北堂之明月、氾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實四時之令、奉召周旋
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虛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
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曰：是羨余平客
曰：吾子之事、旣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概。余答曰：雲飛泥
沈、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呂麾霄邇、輕羈羅于藪澤、
五衢四照、忽斤斧于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阻塞、
覩時路之適危、立冬脩夜、靜言長想、可呂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
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繼、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
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禍臨凡近、輕險躁薄、居家
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詔諱讒佞、無愧無恥、追身知足、忘
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于

近代此盜尤深范卿搆譖之風搘紳不嗣良書昏孽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阜蓋墳闢賈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仰仰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詔笑助其愉樂詐淫依衰恤其喪紀近逋旨酒遠貢文蛇豔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兒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餓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楚設去等絕紋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執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慚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紝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饑珍旨雖素論已爲非而時宰不之責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

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橐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猶拙致笑輕生所召告勞也真人御宗斲雕爲模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敘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召淳風舉必召才爵無溢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埽地俱盡輕薄之儕滅影竄迹隙石變成瑜瑾葛莠化爲芝蘭屢之扇俗挽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子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隋書盧思道傳文苑英華七百五十八

北齊興亡論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關右翦爲二國永熙西遼天平北遜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旣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于唐虞周人踵武于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竝緣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殷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鑄鼎之功至于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

殄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耆舊載于史策通人雅旨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因而學業歷茲永久雅好博古雖欲擬議近世治亂粵可略陳在魏正光化雞司旦余朱榮乘蒙內異滔天泯夏餘燼跋扈挺禍玉城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天縱英明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龍據豹變授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寶賛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拔立宗枝入纂皇統羣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爲梗居鄭流彘去而不入遷鼎舊鄴國命維新朝章國憲粲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于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瓊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革雄內外肅清朝無粦政矣景背恩棄義狼顧汝穎蕭衍失信幸災蠭聚彭洋于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澠陽之役兜渠匹馬南逝

寒山之戰，吳卒隻輪不返。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暫臨，如風埽蕪。三秦勍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孝靜曰：天無有在，鼎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慮，匕首竊發。爾其弗好作凶翦暴，剛斷英峙。天崩地拆，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堪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于時政有彝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燎天改物，兵強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如有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無虞。天保受命，迄于五祀。黃初泰始，不能遠尚。爰及申年，誕縱昏德。召萬乘之貴，爲長夜之欲。散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刑剔，躬運矛鉞。寵狎佞諛，親愛凡鄙。出入市廬，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龍潛賓友，惟出匪重臣。衛尉卿杜弼頃學偉才，拔萃出類光

祿大夫元景風流儒雅師範指納或赤族見誅或丹頸爲戮竝直言竊歎斃于讒口自餘名士良臣非罪遭命淫刑呂逞不可殫言劉曹已還逮于僭僞受命稱帝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賴有尙書令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固學無不縱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吉應劉媿其藻麗溫良恭儉讓恕惠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建國便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詢填湊千端萬緒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疑滯虛襟泛愛禮賢好事聞人之善若已有之智調有餘尤善當世譖言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恆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彥之爲是呂主昏于上國治于下朝野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斃于趙壁儲君繼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竝進楊公處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殯于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

國殄悴。君子是呂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
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王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
權道。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時甲卒强盛。
財力殷阜。乃懸西顧。恆有吞噬之心。兼呂天保之後。懲其淫縱。
過聲色。不事晏遊。孝于太后。篤于昆季。慎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
嬪嬌。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
政苛碎。暗于聽受。降年不永。某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成
母弟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淚不承臉。
太后之喪。亦不哀哭。纔及公除。便衣縫袴。縱侈荒淫。不知紀極。甘
酒者音。夜召繼盡。有和士開者。素有和氏之疾。擊其面目。亦似胡
人輕薄。凡猥爲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爲參將。聞好彈胡琵
琶。亦解歌舞。一而之後。便大相愛悅。恆在臥內。同食共寢。淫穢之事。
無所不爲。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徙配長城。後遇

赦得還、武成爲右丞相、久別得還、恩盼愈厚、信宿之間、賞賜巨萬、及踐大位、親顧彌隆、爰自黃門、漸至端右、盡景娛侍、略不休停、就令輒出、便追騎相尋、士開作威、作福、略無顧憚、恩寵勢望、燭灼朝野、恣性貪淫、人倫少例、心如谿壑、行均犬豕、甲第當衢、侔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詔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屬、士開葬母、傾朝追送、詔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澆薄邪佞、愛踰弟兄、名賢素士、略不交言、其所薦延奏、無不遂、榮枯進退、定于俄頃、干時下陵上替、奔競成習、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遙器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羣官、靡衣媯食、齊室大壞、其原始于此矣、河清之末、長華爲災、太史奏言、須有禳救、武城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粲、召從舅之親、馮子琮、召姨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卽世、和士開一

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尙書事趙郡王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
藩王之內時望隆重召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毒蒲讒言規諫
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于馬鄧士開禮于疏行長粲
爲其謀主遂使密戚賢王綏縕召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
託城社未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穢行與馮子琮夫婦鬻獄賣官
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因愚子弟竝處高資更相貿易擇而後授司
徒琅邪王儀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爲切齒忿咤執送南臺
異其身首子琮召構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俱勦朝野晏清京師
市里僕蹈成羣梁輩之慶不足斯比琅邪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容
于時微而賜盡自茲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邪召牧圉之勤重其
佞媚韓長孺召韓繼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凶
智狡筭舉世無匹召保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召
爲內相舞弄王法掩塞天聽廢賢戚刑出子婢口頑嚚弟姪布于

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陸子駢搘婆者出于早隸本是韓工愚暗庸短僅辯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碰痒輕者進貨賂甚者緒婚姻朝廷混然無復廉恥清貞守道更被嗤怪漢世張趙不能喻其萬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鑄銖解律明月屬鑄之鑄冤動天地崔季舒龍逢之戮痛切幽明加呂內參年少關官之屬親狎寵私盈滿宮禁干預政事剽掠生民黔首呼嗟呂后爲歲其反道違常速亡趨滅事非一縉不可勝陳後主自生宮闈長于尼媼不接端士不見正人朝夕諮詢罕聞調護之客便煩左右莫匪刀鋸之餘飛磨走狗蕩其心虛麗色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云義軒無呂尚述欽明者稱堯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在假有名級備員而已憲章綱紀蕩然無餘魚爛土崩呂侯勍寇周武大捷平陽乘虛除入將有降心士無鬪志前世耿賈之雄俛眉頓頰先朝貔虎之鋒

斂氣重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府帑粟帛之饑兵革士民之眾齊之所畜盡爲周有不亦哀哉

文苑英華七百五十一

後周興亡論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警智數過人屬魏未多故召募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爲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巡奉迎車駕挾天子召會諸侯萬世所召一時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召大兵數十萬將清灞澮雷動雲移萃于渭曲太祖召數千樊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竇泰召勁兵深入一戰喪元高敖曹召銳氣先登臨陣授首兵革歲勦敗鮮勝多高氏雖怙其眾力莫敢先至邙山之舉我師敗績收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荆郢內附庸蜀來玉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矣開帝召嫡嗣承基

應天納禪弱齡厭世未及稱皇。呂后長見立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字文謾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關預祭則寡人晉公不之忌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于黨與咸見夷戮惡禽寢物埽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僞施一德布公道屏重內之膳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于九服令行禁止内外肅然。呂繹氏立教本貴清淨近世呂來糜費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也。德齊季失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巡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性嚴忍果于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于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呂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彝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

莫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東宮，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改。嗣位之初，飾情自顧，踰年已後，變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內寢，角抵逸遊，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宮，已千萬數。此石虎之淫風也。寵姬四人，竝立爲皇后。車服節文與內主無別，此劉覽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眾，亦有精神。但稟猜狂，特好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屏棄遐裔，内外門閭，皆別令宦者看守，出入去來，竝錄其數。殿省口目相視，然朋淫于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象之末，忽焉慘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及胷腹，一皆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官姓族，車乘輪輅，竝有貴賤之殊。婦女莊點，亦爲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恆合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捶楚。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爲丈夫拜伏。呂后素恭，自號爲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

惑妖僻、開闢未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悖庸暗，怨結人神，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奇，因愚子已至頑覆，豈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惑焉，請聞其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古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綺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于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令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遊于上，黎民怨讐于下，逮于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殖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屬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慝，真人革命，宗廟爲墟。此蓋天所忌，啓大隋，非不幸也。文苑英華七百五十一

從駕大慈照寺詩序

皇帝召上叢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代，驅駕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棱西被，聲教東漸，布政合宮，孝儀太室，張樂洞野，會計苗

全隋文卷十六

十三

山天不愛寶神靡遺貺鱗羽郊異山澤薦社華裔率從幽顯咸矜八政惟序六府告平猶且棲志窅冥凝神空寂俯陋區域顧遺形有救精民于苦器拯欲界于危城身心澄淨樂之境生靈仰調御之力中宮厚德載物正位儂天道冠邵陵業踰婁姒慧雲朝起四生併其寸合慈燈夜爇九服照其餘光乃睠參墟寶唯唐舊山川周衛襟帶巖坰東郊勝地爰構寶坊儂若化成瞬如踊出旣而号鑾西陸氣中南宮商風振野白露威寒聖主御辯巡方順時育物六龍進駕七聖齊軫翠旗揚旆雕玉徐輶間百年而拜輦勒萬靈召案節熊渠飲飛之輩入參中壘虎殿金門之侶迴望屬車將屆下都述茲淨域兼悅嵩山之觀共喜龍宮之遊接足插心俱展誠敬課虛引寂仍發詠歌雖事比擊轍義同叩角亦召雍容盛烈此讚休美豈若泉朔文辭甫陳男祝王谷蟲篆纔譬女工作者二十

六人其詞云爾廣弘明集三十下

盧紀室誄

齊天統二年秋七月司徒記室參軍事永安鄒男范陽盧詢祖卒先民有言惟德可久抑又聞之惟名爲壽爾之無祿沒而不朽乃授弱翰告哀良友遂作誄曰

皇虛眇邈師緒蟬聯大儒漢世名公魏年司徒謫讓撫翼沖天尙書亹亹亦稱象賢若人擢秀絕後光前發榮隨浦韞耀春田爰在弱齡孤根回立內無怙恃外寡朋執行有餘力號無不習善價斯待否名允集下學上達鑽幽洞微九流百氏異軫同歸文成鍾律韻響珠璣麗詞泉湧壯思雲飛雄州擢第言割其楚我實襄然觀國而舉自茲不調多歷年所游泳儒立從容嘿語約于大麓崇建府朝八紵所掩車乘翹翹我有明德乃應嘉招超自幕下來儀鳳條應徐竝轍潘顧齊饑聲華簪帶譽動朋僚逖矣江陰承風請姻莊生喻指季子觀樂立朝所寄俊才優學懸河自口靈珠在握乃

參軍事、仍贊中鉉、大沖所靡、德施攸踐、同推麗則、俱謝蟲篆、何才之高、何位之鮮、天下士也、宜享多福、豹變其文、鴻漸于陸、神之聽之、于何不淑、營魄遂往、音儀在目、嗚呼哀哉、昔余與子、分重契深、誓諸投膝、如彼斷金、金慕大隱、子惟陸沈、等趨宮闈、竝綵衣簪、春臺共踐、秋水偕臨、還馬齊轡、出蓋連陰、良書濁酒、永嘯長吟、美言俱贊、闋行同箴、娛樂未幾、險阻相尋、忻既無極、憂亦難任、云胡不弔、亡我知音、百年已矣、萬事傷心、嗚呼哀哉、亭伯君山、竝嗟涙滅、荀粲王壽、同悲夭折、蘭菊無墜、鍾鼓不絕、之子云亡、何愧前烈、靈衣蘋几、奠酒盈杯、故庭飛簾、虛帳凝埃、僕流離而涕泗、參顧慕仰、遲迴出南陽之舊道、掩北邙之夜臺、趙卿之銘已勒、滕公之隴未開、臨象設而不面、詎幽魂之可來、嗚呼哀哉、文苑英華八百四十二

祭漁湖文

維開皇元年十二月朔甲子具位姓名遣某官呂清酌庶羞之饋

敬祭灤湖之靈曰。決溝澄湖南服之紀。斜通海甸。傍帶江汜。深過百仞。潤踰九里。彭蠡莫儕。具區非擬。陽越不庭。多歷年紀。王師薄伐。六軍戾止。戒期指日。馬首欲東。常陰作沴。零雨其濛。水氣朝合。天雲夜同。弔之苦霧。繼呂嚴風。塗泥已甚。輶闈不通。有稽天罰。用沮元戎。惟夫百神受職。水靈爲大。皇王御宇。率土無外。當使日月貞明。天地交泰。雨師止其零滙。雲將卷其蔚晉。東渡戈船。南聳鵬旆。收尉佗之黃屋。納孫皓之青蓋。然後革車旋軫。戎卒凱歌。楚俘霧集。冀馬星羅。無德不報。有酒如河。神之聽之。斯言非嗟。初學記七

遼陽山寺願文

齊興二十有三載。區宇乂安。列聖重光。百神受職。天平地成。禮諧樂暢。劍戟亡鑄。江海無波。皇帝體膺上哲。運鍾下武。名至德字默首。大明臨赤縣。深仁俯漏。惠化潛通。榮鏡六幽。昭蘇八表。唐旌已立。芻蕘不遠而至。殷綱既開。肖翹咸遂。其所壇凝休氣。渚幕榮光。

玄扈告符、翠琰啓籙、阿閣朝誼、棘林夜靜、西琯協律、南鬯迎神、衣氣操龜之俗、懷音請吏、反踵修股之渠膜拜空首、四海懾然、中外禔福、冠侯無警、書軌大同、猶召爲負扆垂旒人世、徵業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海、東意玄門、手執明珠、頂文甘露、訓御天人、不徇巖廊之重、明行具足、盥唇裘冕之尊、十力四心、東漸西被、日月出矣、風雨潤之、屠門鮑肆、化成嚴淨之所、蜉蝣蟻蚋網于仁壽之城、參墟奧壤、王迹所基、密都是宅、別館攸在、襟帶遐長、原陸炎秀、高巖巒起、作鎮東偏、峰羅羣玉、鷺頭之狀非美、樹列三珠、雞足之形可陋、洞穴條風、生和雅之曲、圓珠橫水、流清妙之音、于時玉燭調年、金商在律、職方具禮、茲駕西巡、六龍齊轡、七萃案部、雷動星移、凝鑾停蹕、乃建仁祠于彼勝地、歲之不日、旣麗且康、昔周夜初明、漢池云整、事隔荒裔、道若存亡、哲王馭麻、弘濟區宇、前聖後聖、旦暮爲期、自此勝因、仰爲武成皇帝及清廟聖靈、願西遇彌陀、上

征兜率、雄視三界、高臨四衢、百年之神、俯輕羣后、一音所導、遠同
佛日、皇太后福踰姜水、祉邁塗山、壽比太陰、業均厚載、聖主齊明
兩曜、合德二儀、受錄銷于靈河、開金簡于仙嶽、龍宮鳥紀、未可匹
其光大、象天任地、焉能喻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上嗣、牢
籠啓誦、孕育莊不六宮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王華松茂、永
侍披香、長固磐石、已茲博利、被于萬品、當使法界虛空、生靈動植、
俱沐定水、同陰法雲、斯普或差、無取正覺、廣弘明集二十八上

盧賁

賁、字子微、思道族弟、周武帝時、襲父光爵、燕郡公、後歷魯陽太
守、太子小宮尹、儀同三司、轉司武上士、宣帝初、加開府、階受禪
歷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檢校太常卿、拜郢州
刺史、轉虢州刺史、後遷懷州刺史、轉齊州刺史免。

請改七懸、八召、黃鍾爲宮表

殷人已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鶴火天馴之應其音用七漢興
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爲簴此則七
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召
林鍾爲宮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是召吳札觀
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召動天地感鬼神情發于聲治亂斯應
周武呂林鍾爲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卽黃鍾下生之義
黃鍾君也而生于臣明爲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
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貴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圓御
禹道邇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
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隋書盧賀傳賀曰古樂官
歷七八十人損益不同歷代通
儒講無定準
于是上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灝校刊

全隋文卷十六終

全隋文卷十六

庚寅

十七

全隋文卷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李德林

一

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齊天保八年舉秀才射策上第授殿中將軍謝病歸乾明初徵入議曹皇建初授丞相府行參軍太
寧初除奉朝請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天統初進給事中直
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尋除
中書侍郎進通直散騎常侍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入周爲內史
上士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爲丞相府
屬加儀同大將軍進從事中郎隋受禪授內史令上儀同進爵
爲子襲父爵進爵安平縣公及平陳授柱國郡公召忤旨出爲
湖州刺史轉懷州刺史開皇十九年卒贈大將軍康州刺史謚
曰文有霸朝集五卷集五十卷案隋書李德林傳禪代之際其
相國德百揆九疎殊禮認策賦

表聖書皆德林之辭也。又案霸朝集序靜帝詔刪皆德林作今據之編入德林集中其餘齊天統初至武平初詔誥入周召後

詔誥開皇初詔誥未必

出一人手未敢編入

思春賦

隋書李德林傳皇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思春賦代稱典麗文佚

爲周靜帝誅尉遲迴大赦詔

大象二年八月己卯

朕祇承洪業一載于茲籍祖考之休憑宰輔之力經天緯地四海晏如逆賊尉遲迴才質凡庸志懷姦惡因緣戚屬位冠朝倫屬上天降禍先皇晏駕萬國深鼎湖之痛四海窮遇密之思獨幸天災欣然放命稱兵擁眾便懷問鼎乃詔六師肅茲九伐而凶徒孔熾充原蔽野諸將肆雷霆之威壯士縱貔貅之勢芟夷勞拂所在如农直指漳濱擒斬元惡羣醜喪魄咸集敵下順高秋之氣就上天之誅兩河妖孽一朝清蕩自朝及野喜抃相趨昔上皇之時不言爲治聖人宰物有敎而已未戢干戈實深懃德思弘寬簡之政用副億兆之心可大赦天下其共迴元謀執迷不悟及迴子姪逆人

司馬消難王謙等不在赦例

周書高帝紀

呂隋公爲大丞相詔

大象二年九月壬子

假黃鍼使持節左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堅感山河之靈應星辰之氣道高雅俗德協幽顯釋巾登仕摺紳傾屬開物成務朝野承風受詔先皇彌諧寡薄合天地而生萬物順陰陽而撫四夷近者內有艱虞外聞妖寇召鷹鸇之志運帷帳之謀行兩觀之誅埽萬里之外遐邇清肅實所賴焉四海之廣百官之富俱稟大訓咸餐至道治定功成棟梁斯託神猷盛德莫二于時可授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餘如故

隋書高祖紀上

賜姓復舊詔

大象二年十二月癸亥
記作大定元年二月壬子

案隋書高祖紀上從周書

詩稱不如同姓傳曰異姓爲後蓋明辨親疏皎然不雜太祖受命龍德猶潛纂表革代之文星垂除舊之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羣官賜姓者眾本殊國邑實乖胙土不歛

非類異骨肉而共蒸嘗不愛其親在行路而敘昭穆且神徵革姓
本爲庶數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臨區寓累世于茲
不可仍遵謙抑之旨少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宜復舊周書記帝紀

隋公進爵爲王詔

大業二年十二月甲子

天大地大合其德者聖人一陰一陽調其氣者上宰所曰降神載
挺陶鑄羣生代蒼蒼之工成巍巍之業假黃鍼使持節大丞相都
督内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應百代之期當千齡之運
家隆台鼎之盛門有翊贊之勤心同伊尹必致堯舜情類孔丘
章文武爰初入仕風流映世公卿仰其軌物搢紳謂爲師表入處
禁闈出居藩政芳猷茂績問望彌遠往平東夏人情未安燕南趙
北實爲天府擁節杖旄任當連率柔之呂德導之呂禮畏之若神
仰之若日芳風美迹歌頌猶存淮海株蕪多歷年代作鎮南鄙選
眾惟賢威鎮殊俗化行黔首任掌鉤陳職司邦政國之大事朝寄

更演鑾駕巡遊。西臺務廣周公陝西之任，僅可爲倫漢臣關內之重，未足相況。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已眇矣，奄經荼毒，親受顧命，保乂王家，姦人乘隙，潛圖宗社，無君之意已成，窺發之期有日。英規潛運，大略川迴，匡國庇人，罪人斯得。兩河遘亂，三魏稱兵，半天之下，洶洶鼎沸。祖宗之基已危，生人之命將殆。安陸作釁，南通吳越，烽飛葛聚，江漢驩然。巴蜀鳴張，翻將問鼎，秦塗更阻，漢門重閉。畫籌帷帳，建出師車，諸將稟其謀，壯士感其義，不違時日，咸得清蕩。九功遠被，七德允誥，百僚師師，四門穆穆，光景照臨之地，風雲去來之所。允武允文，幽明同德，驛山驛水，遐邇歸心，使朕繼踵上皇，無爲己治。聲高宇宙，道格天壤，伊尹輔殷，霍光佐漢，方之蔑如也。昔營丘曲阜，地多諸國，重耳小白，錫用殊禮，蕭何優贊拜之儀，番君越公侯之爵，姬劉呂降代有令謨，宜崇典禮，憲章自昔，可授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内外諸軍事，大冢宰之號，進公爵爲王，官

隋州之崇業鄖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安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
州之淮南土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
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臨潁廣寧初安蔡州之蔡陽郢州之漢
東二十郡爲隋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加
璽綬遠遊冠相國印綠綯綬位在諸侯王上隋國置丞相已下、一

依舊式

隋書高祖紀上

改元詔

大定元年正月壬午

朕凡不天夙遭極罰光陰遄逝逮及此辰窮慕纏絲言增號絕踰
祀革號憲章前典可改大象三年爲大定元年

周書開帝紀

求賢才詔

大定元年正月景成

帝王設官惟才是務人臣報國薦賢爲重去歲已未屢有妖寇宰
臣英筭咸得清蕩逆亂之後兵車始竭遐邇勞役生民未康居官
之徒政治者寡斯故上失其道臣至于茲亦由下有幽人未展其

力今四海歸一八表無塵元輔執釣垂風揚化若使天下英傑盡升于朝銓衡陟降量才而處垂拱無爲庶幾可至

周書靜帝紀

勸隋公受九錫詔

二月壬子

伊周作輔不辭殊禮之錫桓文爲霸允淮異物之典所召表格天之勳彰不代之業相國隋王前加典策式昭大禮固守謙光絲言未緯宜申顯命一如往旨王功必先人賞存後已退讓爲本誠乖朕意宜命百辟盡詣王宮眾心克感必令允納如有表奏勿復召聞

隋書高祖紀上

禪位詔

大定元年二月景辰

元氣肇闢樹之呂君有命不惄所輔惟德天心人事選賢與能盡四海而樂推非一人而獨有周德將盡妖孽遞生骨肉多虞藩維構釁影響同惡過半區宇或小或大圖帝圖王則我祖宗之業不絕如線相國隋王叙聖自天英華獨秀刑法與禮儀同運文德共

武功俱遠，愛萬物其如己。任兆庶，召爲憂。手運機衡，躬命將士。芟夷茲寇，刷蕩氛祲。化通冠帶，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發之合位三五，豈可足論。況木行已謝，火運既興。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終之象。煙雲改色，笙簧變音。獄訟咸歸謳歌，盡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貞明。故呂稱大爲王照，臨下土。朕雖寡昧，未達變通。幽顯之情，皎然易識。今便祇順天命，出遜別宮。禪位于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清書高祖紀上

爲文帝襄陽等四郡立佛寺詔

開皇元年七月

門下風樹弗靜，隙影如流。空切欲報之恩，徒有終身之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窮神盡性，感穹昊之靈，膺緝合圖。開炎德之紀，魏氏將謝，姬事經綸。周室勃興，同心匡贊。開闢二代，造我帝基。猶夏禹之事，唐虞若晉。宣之輔漢魏，往者梁氏將滅。親尋構禍，蕭晡稱兵。擁眾據有襄陽，將入魏朝。狐疑未決，先帝出師樊鄧。飲馬漢濱，彼

感威懷連城頓頽隋郡安陸未卽風從敵人驛轎車之援重城固
金湯之宇乃復練卒簡徒壹舉而剋始于是日遂啓漢東蕭繹往
在江陵主梁稱制外通表奏陰有異圖心跡之間未盡臣節王師
薄伐帝實先鋒誅厥放命繼其絕祀有齊未亡因徒孔穀連山巨
防艱危萬里晉水之陽是其心腹于是鳴鑿秉鐵假道北鄰皮服
欽夙煙隨霧集懸兵萬里直指參墟左繁右拂麻積草屨雖事未
旣也而英威大震齊人因呂挫劙周武賴呂成功尙想王業之勤
遠惟風化之始率夷狄而制東夏用偏師而取南國豈徒湯征葛
伯周伐崇峻而已哉積德累功福流後嗣俾朕虛薄君臨區有追
仰神猷事冥真寂降生下土權變不常用輸王之兵申至仁之意
百戰百勝爲行十善故曰干戈之器已類香華玄黃之野久同淨
國思欲崇樹寶刹經始伽藍增長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治水尙
且銘山周曰巡遊有因勒石帝王紀事由來尙矣其襄陽隋郡江

陵晉陽、竝宜立寺一所，建碑頌德。庶使莊嚴寶坊比虛空而不壞，導揚茂實同天地而久長。

歷代二寶記十二廣弘明集二十八上作李德林撰

文帝安邊詔

門下有陳氏昔在江表，劫剝生靈，事等怨讐，何忍堪命。嶺南之塗，路懸遠如，聞凶魁賦斂貪若豺狼，賊署官人，情均谿壑，租調之外，徵責無已。一丁年科甲一具皮毛，鐵炭船乘人功殊方異物，千端萬緒，晨召暮行，夕求旦集，身充苦役，至死不歸，物有借公，永不還主，與人共市，百倍求利。詣官申屈，一代無期，各不聊生，無能自保。晝悲宵恨，行號坐泣，微畜資產，殃禍立至。誣呂賊盜，繁昌固固，貨財不盡，性命不存。彼土之人，性多純直，弗堪州郡漁獵之苦，或避山藪，規免旦夕，卽稱□□白丁，僞臺歲歲起兵，西南征討，多轉良善，召充賦隸，圓首方足，同棄性靈，故呂上感玄天，有傷和氣，南海諸國，欲向金陵，常爲官非法舉，檢遠人嗟怨，致絕往還。陳氏云：

微厥途非一粗陳聞見其茲實甚今皇師宣揚朝化凡此諸事已爲百姓除之重加存恤之理別申愛養之義車行所及一毫勿犯外國使人欲來京邑所有船舶汎泝江河任其載運有司不得搜檢嶺外土宇置州立縣既令擢拔人物隨便爲官省迎送之煩知

風俗之事

訓人道德正身率下必當悉改前弊

召副朕懷

文館詞林

案初學記十三有李德林爲隋文帝終定五禮謂據隋書文帝紀載有全文在仁壽二年閏十月而德林卒于開皇十九年又唐書李石藥傳必非德林作也今編入文帝詔敕中

策隋公九錫文

咨爾假黃鍼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王天覆地載藉人事已財成日往月來由王道而盈吳五氣陶鑄萬物流形誰代上玄之功斯則大聖而已曰惟先正翊亮皇朝種德積善載誕上相精采不代風骨異人匡國濟時除凶撥亂百神奉職萬國宅心殷相呂先知悟人周輔乃弘道于代方斯蔑如也

今將授王典禮其敬聽朕命朕已不德早承不緒上靈降禍夙遭
愍凶妖醜覬覦密圖社稷宮省之內疑慮驚心公受命先皇志在
匡弼輯諸内外潛運機衡姦人懼憚謀用不顯俾贊旒之危爲太
山之固是公重造皇室作霸之基也伊我祖考之代任寄已漢入
掌禁兵外司藩政文經武略久播朝野戎軒大舉長驅晉魏平陽
震熊羆之勢冀部耀貔豹之威初平東夏人情未一叢臺之北易
水之南西距井陘東至滄海比數千里舉袂如帷委已連城建旌
杖節教因其俗刑用輕典如泥從印猶草隨風此又公之功也吳
越不賓多歷年代淮海之外時非國有妥整其旅出鎮于亳武昌
威物文昌懷遠羣盜自奔外戶不閉人黎慕義襁負而歸自北之
風化行南國此又公之功也宣帝御寓任重宗臣入典八屯外司
九伐禁衛勤巡警之務治兵得蒐狩之禮此又公之功也鑾駕遊
幸頻委留臺文武注意軍國諮詢萬事咸理反顧無憂此又公之

功也。朕在諒闇，公實總已磬石之宗，姦回者眾，招引無賴，連結羣
小，往者國哀甫爾，已創陰謀，積惡數旬，昆吾方稔，泣誅磬甸，宗廟
已盡，此又公之功也。尉迥猖狂，稱兵鄴邑，欲長戟而指北闕，強弩
而圍南斗，憑陵三魏之間，震驚九州之半，聚徒百萬，悉成蛇豕，洪
水洹水，一飲而竭，人之死生，讒繫凶豎壽之長短，不由司命，公乃
戒彼鷹揚，出車練卒，誓蒼兕于河朔，建瓴水于東山，口授兵書，手
畫行陣，量敵制勝，指日剋期，諸將遵其成旨，壯士感其大義，輕死
忘生，轉鬪千里，旗鼓奮發，如火燎毛，玄黃變漳河之水，京觀比
嵩臺之峻，百城氣祲，一旦廓清，此又公之功也。青土連率，跨據東秦，
藉負海之饒，倚連山之險，望三輔而將逐鹿，指六國而願連雞風，
兩之兵，助鬼爲虐，本根既拔，枝葉自殞，屈法申恩，示召大信，此又
公之功也。申部殘賊，充斥一隅，蠶飛蟻聚，攻城略地，播呂亥澤，迷
更知反服而捨之，無費遺鏹，此又公之功也。宇文胄親則宗枝，外

藩嚴邑。影響鄰賊。有同就燥。迫脅吏人。叛換城戍。偏師討跋。遂入
網羅。束之武牢。有同囹圄。事窮將軍。如伏國刑。此又公之功也。檀
讓席毗。擁眾河外。陳韓梁鄭。宋衛鄒魯。村落成梟獍之墟。人庶爲
豺狼之餌。強呂陵弱。大則吞小。城有晝閉。巷無行人。授律出師。隨
機埽定。讓既授首。毗亦梟懸。此又公之功也。司馬消難。與國親姻。
作鎮安陸。性多嗜欲。意好貪聚。屬城子女。劫掠靡餘。部人貨財。多
少具罄。擅誅刺舉之使。專殺儀台之臣。懼罪畏威。動而內翼。蠶食
郡縣。鳩毒華夷。聞有王帥。自投南裔。帝唐崇山之罰。僅可方此。大
漢流禦之刑。是亦相匹。逋逃入藪。荆郢用安。此又公之功也。王謙
在蜀。翻爲厲階。閉劍閣之門。塞靈關之宇。自謂五丁復起。萬夫莫
向。分閭推轂。嘗不踰時。風馳席卷。一舉大定。擒斬凶惡。埽地無遺。
此又公之功也。陳頊因循僞業。自擅金陵。屢善醜徒。趙趙江北。公
指麾藩籬。無不摧殄。方置文溪之柱。非止尉佗之拜。此又公之功

也。公有濟天下之勤，重之。自明德始于辟命，屈已登庸，素業清微，聲掩廊廟。雄規神略，氣蓋朝野。序百揆而穆四明，恥一匡之與九合，尊賢崇德，尚齒貴功。錄舊旌善，興亡繼絕，寬猛相濟，彝倫攸叙。敦睦帝親，崇獎王室。星象不坼，陰陽自調。玄冥祝融，如奉太公之召。雨師風伯，似應成王之宰。祥風嘉氣，觸石搖林。瑞獸異禽，遊園鳴閣。至功至德，可大可久。盡品物之和，究杳冥之極。朕又聞之。昔者明王設官胙土，營丘四履，得征五侯，參墟寵章，異其禮物。故藩屏作固，垂拱責成。沈嘿巖廊，不下堂席。公道高往烈，賞薄前王。朕自眇身，托于兆人之上，求諸故實，甚用懼焉。往加大典，憲章在昔，諫臣自牧，未應朝禮。日月不居，便已隔歲。時談物議，其謂朕何。今進授相國總百揆，昌申州之義陽等十二郡爲隋國。今命使持節太傅上柱國杞國公椿、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趙叟授相國印綬，相國禮絕百辟。任總羣官，舊職常典。宜與事革，昔堯臣太尉，舜佐

司空姬旦相周霍光輔漢不居藩國唯在天朝其召相國總百揆去眾號焉上所假節大丞相冢宰印綬又加九錫其敬聽朕後命召公執律脩德慎獄恤刑爲其訓範人無異志是用錫公大輅戎輶各一立牋二駟公勤心地利所保人天崇本務農公私殷阜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樂召移風雅召變俗遐邇胥悅天地咸和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仁風德教覃及海隅荒忽幽遐回首向內是用錫公朱戶召居公水鏡人倫銓衡庶職能官流詠遺賢必舉是用錫公納陛召登公執鈞于內正性率下犯義無禮罔不屏黜是用錫公武責之士三百人元本召闕是用錫公鉄鍼各一公威嚴夏日精燭秋霜猶夏必誅願盼天壤埽清姦宄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形弓一形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惟公孝通神明肅恭祀典尊嚴如在情切幽明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隋國置丞相召下遵舊式往欽哉其敬循往策祇服大典簡

恤爾庶功。對揚我太祖之休命。

附書高祖紀上

司馬氏爲皇后冊

大象元年七月

坤道成形、厚德于焉載物、陰精迭運、重光所昌麗天。在昔皇王、膺乾御麻、內政爲助、昭被圖象。惟爾門積慶靈家、範休烈徵音令節、無背一時、是用命爾作饗王極。爾其克屬婉心、肅膺盛典、追皇英之逸軌、庶任姒之芳塵。禮翟有光、粢盛無怠、雖休勿休、曷隆嘉祚。

周書舜帝司馬皇后傳

禪位冊

咨爾相國隋王、卽若上古之初、爰啓清濁、降符授聖、爲天下君、專上帝而理兆人、和百靈而利萬物、非已區寓之富、未已宸極爲尊、大庭軒轅已前、驪連赫胥之日、咸已無爲無欲、不將不迎、遐哉其詳、不可聞已、厥有載籍遺文可觀、聖莫逾于堯、美未過于舜、堯得太尉、已作運衡之篇、舜遇司空、便敘精華之竭、彼寥寥脫屣武宮、

設饗百辟歸禹若帝之初斯蓋上則天時不敢不授下祇天命不可不受湯代于夏武革于殷干戈揖讓雖復異揆應天順人其道靡異自漢迄晉有魏至周天厭逐獄訟之歸神鼎隨謳歌之去道高者稱帝祿盡者不王與夫文祖神宗無㠯別也周德將盡禍難頻興宗戚姦回成將竊發顧瞻宮闈將圖宗社藩維連率逆亂相尋搖蕩三方不合如礪蛇行鳥攫投足無所王受天明命徽德在躬救頽運之艱匡墜地之業拯六川之溺撲燎原之火除羣凶于城社廟妖氛于遠服至德合于造化神用洽于天壤八極九野萬方四裔圓首方足固不樂推往歲長星夜埽經天晝見八風比夏后之作五緯同漢帝之聚除舊之微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祉玄龜效靈鐘石變音蛟魚出穴布新之貺煥焉在下九區歸往百靈協贊人神屬望我不獨知仰祇皇靈俯順人願今敬㠯帝位禪于爾躬天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宜允執厥和儀刑典訓升圓丘

而敬蒼昊御皇極而撫熙黎副率土之心恢無疆之祚可不盛歟

隋書高
祖紀上

全隋文卷十七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十七終